

靜
的
頓
河
I

金 M
人 蕭洛霍夫著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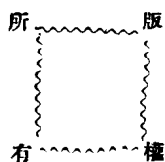


2
879.57
4431
3

靜靜的頓河 第一部

M 蕭洛霍夫 著
金 人 譯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一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四版發行



靜靜的頓河（第一部）

實價國幣

〔外埠另加
寄費匯費〕

原著者 M 蕭洛霍夫

譯者 金 人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店

前記

一 關於作者

米海依勒·蕭洛霍夫雖然已成了世界著名的作家，而且身任蘇維埃聯邦最高會議的代表，但在蘇聯也很少讀到關於他的傳記。因此，在十年前，魯迅先生校對本書的賀非先生譯本時，就感到對作者傳記材料的不足，而在十年後的今天，我仍有材料缺乏之感。

不過我想也許英文法文或日文的材料多一點，可惜我又一竅不通，僅從俄文方面去搜集，同時又是在一個買書非常困難的環境裏，所以也就知道得比魯迅先生那時候不多多少了。

雖然不多，但爲了饜足讀者的希望起見，我還是把作者簡單的生平寫在下面。

米海依勒·蕭洛霍夫一九〇五年生於頓河月申斯克部落（就是書中的主人翁們的故鄉），到現在計算起來不過三十五歲的年紀。

父親是雜貨商、家畜和木材商，後來又任機器麵粉廠的經理。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女子的會孫女（麥列霍夫氏的典型所以加此之活現者，我想因爲作者自己本身就是這種混血人物的原因吧）。那個土耳其女子是被蕭洛霍夫的外曾祖父在戰爭中俘虜來的，在蕭洛霍夫的外祖父六歲時才移到頓河來。

作者在莫斯科進的小學，在沃倫聾日進的中學，但是沒有等到畢業，便遭受到德國軍隊的侵入，因此避到

頓河方面去了。在這裏，使孩子親眼目視了國內戰爭，以後就成了這部靜靜的頓河偉大史詩的材料。

十六歲他做了統計家，後來作扶養委員，最後擔任了當地的執行委員。

一九二二年還會參加過在那時還使頓河一帶不安的馬賊戰鬥。

一九二三年開始寫作（賀譯本的作者小傳內說）他的作品是一九二三年纔印行的，「我想是錯的，一九二五年印行了一本最初的短篇小說集『頓河的故事』，其後便緊接着寫『靜靜的頓河』了。」

據作者自己說，是「在一九二五年開始寫的，」但作者又說，「最初，我並沒有料到它會成爲現在所形成的規模，」我開始按照目前的規模寫作約在一九二六年底。」所以本書第一冊的發表是在一九二八年。

其後，大概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發表了第二冊和第三冊，至於第四冊則據說寫了有整整七個年頭，直到去年冬天才完全脫稿，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單行本則一直到現在還未印出。

從一九二八年以後，作者似乎已專心從事寫作生活了。他住在故鄉的頓河沿岸，一所面臨頓河的小房子，從窗口可以看到頓河的美麗的自然風景；接觸着沿頓河流域的各式各樣的哥薩克們，然後把他們交織到自己的書內去，造成了這非常富於鄉土色彩的美妙文章：「靜靜的頓河。」

在寫靜靜的頓河第四冊的同時，還寫了被開墾的處女地，是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的。

一九三八年作者被選爲蘇維埃最高會議代表。

二 我的感慨

最近一個朋友從遙遠的南方寫來了一封信，很關心地問道：「你的靜靜的頓河出版了沒有？」緊接着又

說：「中國的事情真是難以想像，在中國鴉片烟是值錢的，因為他沒有益處。好書出版就困難了，好書是有益處的。」

因為這個朋友，是從我一開始從事靜靜的頓河的工作，她就鼓勵我的。當我懷着那滿腔熱情，把這部稿子帶到上海來的時候，她是親眼目視的。我那時也許還有點小孩子氣，有一個朋友說，這是「學生氣」，我非常地天真，認為像這樣的書，應該是中國出版界歡迎之不暇的，雖然也會想到過一些預料的困難，但總樂觀地認為可以克服。但不料一到上海，就擱淺了，還一直讓它「靜靜」地躺了三年。

這書，我是從第二冊翻譯起的，為什麼我要這樣作，在第二冊（這本先排印的）的後記中我已大略說過，主要就是因為我知道第一冊已經有了譯本。但也不知道是個不完全的譯本。

那時我正痛心於中國翻譯界的不景氣，更特別看不慣那些半吊子譯本；據我所知道，隨手撿拾便有好幾種，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只譯出了三分之一，安娜·卡列尼娜譯出了一半，潘菲洛夫的勃魯斯基譯出過三分之一，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不過四分之一。

這固然由於中國讀書界及出版界的種種困難條件所造成，但從事翻譯工作的人的不夠努力，顯然也是重要問題。

後來，我見到勃魯斯基的譯者，他聲明了幾點困難，特別是買不到接下去的英譯本；這自然是另外情形，但據我看，像戰爭與和平的譯者，大概不會買不到全譯本（德文或日文譯本）吧？

在這種心情下，我便立了一個志願：「完成別人未完成的工作。」我自己甘願做狗尾，來續別人的貂尾，目的是要掃蕩這種半吊子譯本的傾向。於是就在幾個朋友鼓勵下開始先翻第二冊了。

及至到上海以後接連碰壁，才略略把當年的盛氣減低了些，同時也多少嚐味到了點出版界所加到作家身上的苦味；這時對於那些半吊子譯本的譯者的看法，多少改變了點觀點，但自己却還是固執着，一定要徹底完成一件工作。時至今日，連我自己都有點懷疑自己是否還有一鼓作氣譯完這一百五十萬字的勇氣了。不過，我還有一個信念，就是儘可能盡我的力量作下去。所以這次光明書局主人肯幫我完成這一工作，我是高興萬分的。

我又想起了魯迅先生在賀譯本所寫の後記裏所說的最後幾句話：「將來倘有全部譯本，則其啓發這裏的新作家之處，一定更爲不少，但能否實現，都要看這古國的讀書界的魄力而定了。」

我現在雖不敢自信有多少「魄力」，但七十萬字是已經擺在讀者眼前了；我不敢說我的目的是爲了「啓發這裏的新作家」而工作，但爲我們這貧血的讀書界多盡一點力量，總是願意的。而且我將繼續工作下去。

三 三種譯本

現在加上我的譯本，這第一冊一共有三種譯本了。最早出版的是賀非氏的譯本，一九三〇年出版，經魯迅先生校閱，並附有後記一篇；據魯迅先生的後記上說：「這一譯本，即出於奧爾加·哈爾平德譯本第一卷的上半。」那末從這上面我們已可知道，賀譯本只不過是第一卷（冊）的上半。

據我所知，即就現在我手頭所有的三冊書（第一、第二、第三）來講，第一冊是共分三卷，第二冊分兩卷，第三冊一卷；卷數雖然逐漸少下去，但在分量上，却每冊都差不多；爲什麼作者這樣分法，據我看，似乎每一卷寫一

個時期的情節，時期改變便從新分卷，大概如此。

賀譯本即爲第一冊的第一第二兩卷。大約在德譯本翻譯時，作者原稿才發表了兩卷，所以就先譯過來，而也造成了賀譯本的殘廢形式。

趙黃譯本（即本書局已出版之另一譯本）我先看到的第二冊，但他這第一冊實在就是接譯的賀譯未完的第一冊的第三卷，合賀譯及趙黃譯第二冊方將第一冊全部譯完。

趙黃的第一冊譯本是在第二冊出版後才補印的，這在他們的序裏已說明了。

這兩冊書據譯者說「是趙洵君根據原文，黃一然君根據英譯文，逐章對照而譯成的。」

因爲有「根據原文，對照譯成」的話，所以在我到上海之後，讀到這書的第二冊時，曾用原文對照了一下，起初不過是藉以勉勵自己，後來，曾把這譯本內的幾處比較重要的錯處，講給幾個幹翻譯工作的朋友聽，他們就主張我寫篇文章，也許那時，我還有點少不更事的脾氣，居然寫了出來，以後就刊在譯文上了。

後來和黃一然君碰到，提起這事來還覺得有點後悔。

不過對於上面所講的兩種譯本，如果根據原文對照起來，的確有些地方相差甚遠。在賀譯本裏最大的缺陷，是脫落了幾章，還有些整段脫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出來的地方，不過很少。因此，據我推測，所以造成這種殘缺不整的原因，大約有下列兩點：

一、有些地方，是原作者加過修改的，如多出或少出。

二、有些地方，是德譯者刪掉的，如凡是書內用土語的對話處，在德譯本全脫落了；這顯然是有意這樣作。原因，不外是不懂，就把它們刪掉了。

趙黃的譯本差不多可說很完全了，但有許多地方，據我的理解和原文差的太多（請對照一下拙譯本與趙黃的譯本）我不知這是由於英譯本的拙劣呢，還是由於對照原文時不夠負責呢？但也許是我的理解力不夠也未可知。我不願再對這事多說什麼話了，只希望讀者們從書上去理解好了。

我根據的原本，是一九三三年國家出版部的廉價本。因為是廉價本，我也曾疑心裏面有錯誤；而且事實上就發見過幾處小錯誤，但我都依照上下文的意思改正了。

自然，我並不承認我這是最好的譯本，我很希望有精通語文的同道能譯出更好的譯本來，把我這拙劣的本子取銷它。

四 幾點意見

關於本書的意見，我想在將來另寫一篇較長的文章專討論他，所以我不在這兒作什麼有體系的介紹了。我只就在翻譯過程中所感到的和對於翻譯問題的意見發表幾點：

一、我覺得這書的場面是够偉大的。它把哥薩克的生活，真是活生生地擺在我們眼前了。郭戈里在塔拉斯蒲爾巴也反映給我們哥薩克的生活，但那還只是原始的哥薩克生活，但這書所給我們的却是革命過程中的哥薩克生活了。

雖然也描寫到保守的，反動的哥薩克，但是革命的力量却終於勝利了。這是頓河沿岸的哥薩克的在革命中，在內戰中的偉大的史詩。

說到「啓發」，我覺得我的譯本不敢當這責任的，但是對我們這次抗戰後的作家們給一個寫作範本，不

算無益吧？

二、泰洛夫在批評尼古拉·鮑戈廷的「持槍的人」的文章中曾說，「譯文不能完全傳達那有特殊性格的對話的全部風味，正像不能期望一個外國讀者完全欣賞富於濃厚鄉土色彩的對話。」（這是批評「持槍的人」的英譯本的話。）我在翻譯這書的過程中完全感到了同樣的意義。我的翻譯，在中文上努力求其流暢易懂（這對我是一個進步，請參看第二冊的後記），同時努力保存原作的風格，但若想「完全傳達那有特殊性格的對話的全部風味」，我根本不敢作此設想，只希望能略微近似。不失原意，已經很難了。

這書雖不是劇本，但對話也相當多，而這些對話，則完全是「富於濃厚鄉土色彩的」，我這個外國讀者在譯書時已有不能「完全欣賞」的感覺，所以譯出之後，想使讀者們能完全欣賞這些鄉土色彩的對話，簡直是很難辦到的。

所以我在譯對話的時候，特別費力量；因為頓河沿岸哥薩克們的土話是一種既非俄羅斯語，又非烏克蘭語，同時二者又互相混雜的方言，因此，我又想到賀譯本的德譯者之所以脫落這樣許多，也許就因為對話的不易被人理解，所以索性把它們刪掉的吧。

因此，我的譯本，對於對話雖然費了相當力量，但恐怕仍難獲得意想的效果，但能力所限，只好如此了。

三、頗有人主張翻譯的文章要生動流利的，我也贊成這意見，但生動流利到什麼程度，我是頗懷疑的。有人舉出郭沫若的譯文來，有人舉出徐懋庸的譯文來，又有人舉出魯迅的譯文來，對於郭沫若氏的譯文，很早我就懷疑，不論是浮士德，不論是戰爭與和平，甚至於煤油與屠場，我都覺得郭氏是在編譯，不是翻譯，所以筆調風格是郭氏的，而不是原作家的。至於徐懋庸的翻譯，大概是指的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和另外幾本譯書，但我讀的徐氏的翻譯却很少。不過朋友們說他的譯筆可以當得暢如流水，但有一點，就是各書的譯筆一律頗像出於一

個人的創作。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則寧取於不十分流暢，但能保持作家的風格的翻譯，我還是不贊成這種「創作的翻譯」。

至於魯迅先生的譯筆，我對於他的死魂靈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的；但對於他最初所主張的直譯，也許我從前是誤解了，但我却中毒很深；在我最初的譯文裏幾乎多數是直譯，甚至連原來的文法也保存着，這自然使我國一些看慣了直譯式的小說的人們頭痛，但的確費力不討好，自從我讀了死魂靈後，則意見已大大改變，但盡量保持原作者的筆調和風格，我仍舊是堅決主張的。

這書的翻譯就是採取了這種態度的。

四雖然魯迅先生在賀譯本的后記裏會說它「明朗簡潔」，但我覺得「明朗」則有之，「簡潔」則未必；一些繁瑣的描寫冗長的敘事，嘗有令人厭煩的地方，這却是一般俄國作家的通病，連高爾基的作品有時也是如此，蕭洛霍夫這個毛病也相當的厲害，但在被開禁的處女地裏似乎好得多了，這或者是年歲與藝術的進步吧，因為到底作者到現在才不過三十五歲的年紀呀。

五 最後幾句

當我寫完這篇前記的時候，才是真正的輕鬆了，就像還清了一筆久欠的債一樣。雖然還有未完的債，也許還要拖一二年，但究竟已經比從前容易多了。

這我是應當要感謝許多朋友的。他們關切，他們勉勵，使我能有這點點成績，我將永久不會忘記這善良的友誼，我就用這一部書獻給我一切的朋友，特別是遠方的友人們！

同時我也把這部書獻給我所敬仰的魯迅先生的在天之靈！

最後我對黃峯兄爲我接洽書店和王奇在病中爲我抄了五百多頁原稿，都十分感謝。是爲記。

一九四〇，八，四，參加魯迅六十歲誕辰紀念會回來。

卷首詩

(古代哥薩克民歌)

我們的光榮的土地不用犁來耕……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耕，

光榮的土地，用哥薩克的頭顱播種，

我們的靜靜的頓河用年青的寡婦點綴，

我們的爸爸，靜靜的頓河靠孤兒繁榮，

靜靜的頓河內的波浪全是父母的眼淚涵湧。

噢，你，靜靜的頓河！

噢，靜靜的頓河，你為什麼混濁？

啊呀，我，靜靜的頓河，怎麼能不混濁！

從我的，靜靜的頓河的河底，奔騰出了寒流，

在我的，靜靜的頓河的中流還有白色的魚兒在翻播。

第一章

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座落在村莊的盡頭。牲口院子的小門向着北方的頓河。在被苔蘚掩蔽着的白堊岩的蒼綠色中間，有一道峻急的，八沙繩（註）長的斜坡，這就是堤岸；貝殼的珍珠母的小堆，灰色的，被波浪吻着的砂礫的，不整齊的邊緣，再遠處——是被風吹得鼎沸的，頓河急流的黑色迴流。東方——在作爲打穀場的籬垣用的紅柳的外面——是蓋特曼斯克的大道，苦蓬的亂堆，褐色的，被馬蹄踐踏過的，還活着的雜草，在岔路口上一座小教堂；它的後面——是被流動的蜃氣籠罩着的荒漠。南方——是山的白堊色的脊脈。西方——是一條通過廣場，奔向草原去的街道。

哥薩克麥列霍夫·普羅珂菲由最近的土耳其戰爭中回到村中。他從土耳其帶來了一個妻——一個嬌小的，包在披肩中的女人。她藏起了臉，很少露出那憂鬱的，野性化了的雙眼。絲質的披肩蒸發着一種遠方的，莫明其妙的氣味，它的虹霓般的刺繡引起了女人們的妬羨。被俘虜的土耳其女人疏遠了普羅珂菲的親人，而麥列霍夫老頭子很快地就把兒子分了出去。一直到死也沒有到他的家屋去過，因爲不能忘掉那恥辱。

普羅珂菲迅速地把自己建樹了起來：木匠們建築了一所屋宇，自己隔成了一所養牲口的院子，秋天的時候就把那彎腰曲背的外國女人——妻——帶到新家庭中。和她一同跟在裝着財產的馬車中沿村中走着——全村中的小孩子和夫人都跑到街上看。哥薩克們抑制地在頷下笑着，女人們大聲地互相喊叫，一羣骯髒

（註）俄國長度名，每沙繩合華尺六尺六寸。

譯者

的孩子們跟在普羅珂菲後面喔呦呦地叫，但是他微着外衣，緩緩地走着，彷彿是沿着犂溝走，把妻的柔軟的手腕握在黑巴掌中，傲然地抬着留有白色前髮的頭——只有他的頸骨下面腫了起來和擺動着些小瘤子，在因為從來不活動而僵化了的眉毛中間滲透出了汗珠。

由那時候起就很少再在村中見到他了，他也再沒參加過村中的集會。孤獨地住在村外靠頓河處的自己小屋中。村中却奇奇怪怪地談論着他。牧牛的孩子們講道，他們彷彿看見，黃昏時，當霞光淡下去時，普羅珂菲如何把妻抱在手中，送到韃靼村的堡壘上，使她坐在那兒的堡壘的頂上，脊背朝着被數百年風雨侵蝕而千孔百瘡了的石塊，他和她並排坐着，他們就這末長久地向荒漠望着。一直望到霞光完全熄滅了以後，普羅珂菲把妻裹在外衣裏面，用手臂抱她回家去。全村都陷在一種猜測中了，對那種不可思議的行動想尋覓說明，女人們連談閒話的時間都沒有了。對於普羅珂菲的妻有各式各樣的談論：一部分人堅定說她是從來未見過的那末漂亮，另外的人——却相反。直到一個頂粗鹵的女人，兵士的妻叫作瑪烏拉的，彷彿是跑到普羅珂菲家去討新鮮酵母回來以後，一切才算決定了。普羅珂菲到地窖中去取酵母，而瑪烏拉就趁這個時候偷瞧了一下，原來落到普羅珂菲手中的土耳其女人是個頂醜陋的女人……

停了一刻，紅脹着臉的瑪烏拉，頭巾歪披到一旁去，站在弄堂中的女人羣中，說：

「親愛的，他從她身上可找到些什麼好地方啊？雖然她是個女人，可是那……無論屁股……無論肚子，簡直差死人。我們的女孩子都比她出息得平正哩。身體——像馬蜂，可以折斷眼睛——是黑色的，巨大的，牠們一閃動，像撒但一樣，上帝寬恕吧。一定是懷着孩子呢，天知道！」

「懷着孩子呢？」女人們驚詫了。

「似乎不是處女了，頂少養過三個孩子了。」

「可是從臉上看來怎樣呢？」

「臉上哪？黃臉。眼睛昏暗，——大概，她在陌生的地方過得不舒服哩。你們還不知道她的走哩……穿着普羅珂菲的褲子。」

「嗯？……」女人們驚駭地和友善地詫異了。

「親眼看見——穿着褲子，只是沒有褲縫。」（註）一定是穿的他的便服。她身上穿一件長布衫，掖在機筒裏面的褲子從布衫下面露了出來。我這末一看，也就立刻使我毛髮直豎了……」

村中悄悄地傳開了，說普羅珂菲的妻要變成魔鬼。阿司塔霍夫家的兒媳（阿司塔霍夫是住在村子的堡頭上靠近普羅珂菲家）起着聲說，似乎在聖靈降臨節的次日的黎明以前，親眼看見蓬頭亂髮的和赤着足的普羅珂菲的妻如何在他們的院中擠過牛奶。從那時起牛的乳頭就乾縮成小孩子拳頭一般了。牛奶也斷了，而且很快地就餓死了。

那一年，發生了從未有過的獸疫。頓河附近的牧場的沙灘上，每天都點綴着大牛和小牛的尸身。獸疫傳到馬身上去了。在部落的牧場上散放的馬羣減少了。於是在大街和小巷上都傳播着謠言……

哥薩克們從村莊的會議上來到了普羅珂菲家。

主人出迎到台階上，行過了禮。

「諸位老人家光臨有什麼好事啊？」

（註）哥薩克的褲縫上都縫着一條各色的鑲邊，是按軍區分的。——譯者

人羣向台增移動着，牆啞地沉默了一刻。

最後，一個喝得醉醺醺的老頭子首先喊道：

「把自己的女兒給我們拖出來！我們要審判一下……」

普羅珂菲退到屋中去了，但是他們在小門洞中追上了他。一個高個子的炮兵，在街上的綽號——叫劉士尼亞，把普羅珂菲的頭向牆上撞着，勸道：

「不要吵，不要吵，這沒有關係啊！……我們不動你，但是你的女人我們得拖到地裏面去。最好是把她弄死，這樣才能使全村不再有牲口死掉。你不要吵，不然我把你的頭碰碎在牆上！」

「把她，母狗，拖到院子裏來……」人們在台增旁邊呼噪了一個普羅珂菲的同聯隊的人，把土耳其女人的頭髮揪在一隻手中，用另外一隻手握住她的掙扎着要呼叫的口，跑着把她由門洞中拖到了人羣的脚下。細微的呼聲鑽透了牛鳴般的吼聲。普羅珂菲推開六個哥薩克，奔進內室去，由牆上扯下來一柄刀。哥薩克們互相軋擠着，由門洞中退了出去。閃灼的嘯叫着，刀在頭上打着旋子，普羅珂菲由台增上奔了下來。人羣顫抖了和沿着院子奔散了。

在倉房的附近，普羅珂菲追上那個艱於奔跑的炮兵劉士尼亞，並且由後面，斜着把他從左肩直劈到腰部。把籬笆的柱子撞得直折毀的哥薩克們順着打穀場散奔到荒漠上去了。

過了半點鐘，從新鼓起勇氣的人羣才又走近了院子。兩個前哨，彎背屈膝地走進了門洞。在廚房的門坎上，漂浮在血中的普羅珂菲的妻，笨拙地仰着頭躺着，咬爛了的舌頭從她的苦痛地吡着的牙縫中凸了出來。亂搖着頭和目光凝滯的普羅珂菲把一個血紅粘膩的，哇哇哭泣的圓塊子——流產的孩子——包在一件羊皮襖中。

普羅珂菲的妻也就是在這一晚上死掉了。祖母，普羅珂菲的母親，惋惜着把不足月的孩子帶了去。

人們把他放在滾熱的鋸末子裏面，用馬乳喂他，過了一個月，當確信這個黑臉的土耳其血統的孩子能活下去時，就送到教堂中領了洗。給他按照祖父的名字也叫普羅珂菲。普羅珂菲過了十二年才刑滿回來。留着一撮攪雜着幾根白鬍子的紅髯和一身俄羅斯的服裝使他變成了個陌生人，完全不像哥薩克了。他把孩子帶去了，又開始建樹起了家業。

潘苔萊長成了一個黑黝臉的，大膽的人物。臉和瘦長的身材都像母親。

普羅珂菲給他娶了個哥薩克女孩子——隣居的女兒。

從那時起，土耳其的血統就和哥薩克的血統交流着。從這兒開始，鉤鼻子的，粗野而美麗的哥薩克麥列霍夫家——但是在街面上却稱呼爲土耳其人——就在村中生活了。

潘苔萊埋葬了父親以後，管理起了家務。從新翻蓋了一下房子，又給院子增添了半俄畝荒地，蓋上了洋鐵頂子的新貯藏室和倉房。鐵瓦匠遵照主人的囑託，用剩鐵片剪成了兩隻鐵公雞，把牠們豎安在倉房的頂上。牠們用自己的傲然狀貌使麥列霍夫家的院子快活了起來，給它增加着自足的和富裕的徵象。

在流光如駛的年月，潘苔萊·普羅珂菲那支發胖了，橫寬了起來，略微駝了些背，但是總還能看出他是個和諧的老人來。骨頭都乾癟了，一癩一顧的（年青的時候，因為參加皇帝的閱兵典禮中的賽馬，把左腿折斷了），左耳朵上戴着一隻半月形的銀耳環，一直到老，他的鬍鬚的和頭髮的黑色就沒有褪落過，生起氣來一氣就到半死，看來，就是因為這個以致使自己的，當年曾經漂亮過的，而現在却已經密密地滿被蛛網般的皺紋。